

# 西部浪漫曲

● 吴连增 著



● 新疆人民出版社

# 西部浪漫曲

吴连增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 西部浪漫曲

吴连增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9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90

ISBN 7-228-01080-9/I·377 定价2.70元

## 西部浪漫的真谛

陈柏中

连增把他的散文集《西部浪漫曲》的原稿交给我，嘱我写几句话。我们是相交近三十年的老朋友了，他的所嘱我推托不得；但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越是朝夕相处的亲朋，你真是熟得无法再熟了，可要你明晰地说一说其人其文，却又感到说不清楚。我此刻就处在这种表述的困境中了。

还是从二十七年前说起吧。我在《新疆文学》月刊当编辑，读到了连增寄来的一篇散文《夜宿西湖》。大概因为我是浙江人，这个题目就勾起我亲切的乡情。及至读完全文，原来写的是一对刚从美丽的渤海湾调来新疆工作的年轻夫妇，在旅途中汽车抛锚，孩子又病了，不得不到附近的一个荒地勘察队去借宿。这个勘察队的女医生是位来自西子湖畔的姑娘，是她把这块原叫“西户”的戈壁荒原改称为“西湖”；也是她那份对生活的热情，对边疆建设的挚爱，感动了这位情绪低落的年轻人。这对夫妇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差不多是五、六十年代支援边疆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而这位南方姑娘的热烈的憧憬、美好的信念，恰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再加朴素的文笔和委婉的情致，使这篇散文在我心头留下了温馨的回忆。我喜欢连增的散文，大概也从这时开始的。

后来，十年浩劫的风暴最先洗劫了文艺的花圃。连增的一篇

小说《司机的妻子》仅仅因为写了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感情——妻子对节日未归的司机丈夫的思念和爱怨，先是被打成写“中间人物”的黑标本，继而成为文革初期最早拿出来示众的大毒草之一。作为作者和编者，我和他都挨过批，认过罪，又各自被遣送到戈壁滩上去“脱胎换骨炼红心”。这期间，偶而相遇，我们只能相对苦笑，心里则告诫着自己：文学就是罪孽，文学就是祸水！这后半辈子看来是不能再搞文学了！

想不到严冬刚刚过去，还是乍暖还寒的时候，我又奉命重新做起《新疆文学》的编辑工作。不久，连增也被调来编辑部——文学再一次把我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编辑之余，连增又写起他无法忘情的小说、散文来了。特别是散文写得日见功力，在自治区和全国屡屡得奖。《红柳桥漫记》、《甜甜的土地》、《镶在天涯的珍珠》是留给我印象较深的几篇。细读这些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渗透着作者对祖国西部边疆这块土地和它的建设者的深深的挚爱；而且由于这种爱经历了冬的考验，春的耕耘，夏的孕育，而变得象秋天的果实那样饱满和充实。在《甜甜的土地》里，当作者听到故乡亲友盛赞新疆瓜果而涌起一种甜蜜的满足时，接着有一段深情的自白：“一个人只有当他在那里洒下了汗水，并同那里的土地融为一体，直至无法分离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由衷的偏爱之情。”其实，连增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和土地融为一体的建设者。他曾经在风沙蔽日的荒原播过种，在烈焰腾腾的戈壁滩上修过渠，在风雪漫漫的天山深处筑过路，在小土屋的油灯下写下他的欢欣和苦涩……他的青春和汗水一起浇灌过这块辽阔而又荒凉、贫困而又富饶、严峻而又温柔的土地，他又怎能不对这块养育了他又锤炼了他的土地爱得格外坚贞、格外深沉呢？难怪朋友们问他想不想调回家乡时，他能毫不犹豫地微笑着回答：

“叶落归根，难道新疆不就是我们的根吗？如果允许的话，我们的后代何不在‘籍贯’那一栏里写上‘新疆’两个字呢！”在今

天，由于诸多的原因造成新疆人才大量东流的时候，在一些人看来，连增的这种“偏爱”，这份痴情，或许会被认为有几分傻气。但作为同一代人，我却深深懂得连增的心是真诚的，执着的，读他的散文我就时时听到一个固执的声音：“我不后悔，我决不后悔！”因为这里不仅包涵着一个爱国者对自己神圣职责的独特理解，也包涵着一颗经磨历劫而赤热如故的心灵的自觉选择。我以为这正是流贯在连增散文里的一种特别动情的东西。

风格即人。这对连增来说是不错的。他的散文从取材和写法看，有纪游、咏物、叙事、人物特写种种；从作品格调来看，几乎都是有感而发，或缘事生情，或借景抒怀，或托物言志，既没有天马行空的气势，也没有镜花水月的空灵，而是在质朴得近乎平实的描叙中，写出自己亲历亲闻的真景物、真感受、真性情。比较起来，我还是爱读他的游记散文和咏物散文。因为在这些篇章中，他把对祖国的一腔眷爱溶入到西部边陲雄伟的山川、奇异的风物、多彩的民俗的描绘中去，既能增长见闻，又能陶情冶性，且富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大多能给人新鲜的诗意。如《喀纳斯湖掠奇》一篇，作者就用动态的叙写，把我们一步步带进那个神奇的世界。从行程的艰险写到自愿引路的向导，从豪爽好饮而又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牧民写到科学考察人员如叙家珍的娓娓述说，从晨昏之间湖光山色的奇妙变幻写到关于大红鱼的神秘传说……把奇景、奇闻、奇情交融起来描写，确能构成一种诱人、迷人的境界，而作者对祖国山河美的惊喜发现，对自然保护区的利用开发的思索也就渗透在其中了。这就比一般的描摹山水有着更多的令人回味的余韵。

连增的散文好在平易流畅，不隔不玄，常能在平实中见真情，质朴中出新意。但或许由于历史的原因，再加连增曾长期从事报刊工作，他的散文多少有点拘谨，题旨和手法尚欠多样，感情色彩较为单一，行文似乎也少了点灵动和洒脱。让人高兴的

是，连增近期的散文已突破了这种局限，思想艺术上有了新的追求，色调趋于丰富，内涵变得深厚。读他的新作《雪的咏叹》、《白鸥图》、《皮恰克的魅力》诸篇，就给我这种感觉。说起“咏雪”，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写下了多少名篇，而连增这一篇却能以独特的感受、全新的视角而别开生面。他咏的完全是西部拓荒者眼中心中的雪。他借雪情和人情的微妙的联系和映衬，写出了西部人那种喜雪、盼雪而又恐雪、畏雪的复杂而奇特的感情。这里有着多灾多难而又坚实挺拔的人生意蕴，有着冰雪世界中显得格外暖融融的人间至情，有着严酷环境里人的生命力的顽强和高扬。这是多少吟风弄月者笔下所无的，它称得上是众多咏雪之作中难得的佳构。另一篇《白鸥图》则从垦荒者对白鸥态度的变化，引发出我们更为深远的联想。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审美再创造的广阔空间，而摆脱了那种单一的直露的主题演绎。

最后，我想说说对书名的感想。我有过疑惑：这些写凡人凡事的实实在在的散文称得上是“浪漫曲”吗？究竟什么是“西部的浪漫”呢？可细细想来，西部的浪漫不在客厅诗人的吟咏之中，不在旅游观光者的赞叹声里，西部的浪漫恰恰来自在社会底层、在严酷环境里生存、奋斗、开拓的普通人，来自他们默默无闻的劳作、奉献、牺牲，来自他们艰难困苦而又坚韧不拔的人生……一部宏伟的西部开发史、建设史，正是他们一滴一滴的汗水和血泪所创造的。基于这样的理解，应该说连增的散文是捕捉到了西部浪漫的真谛，并用自己的声音讴歌了这种浪漫。今后，只要他能在描绘西部奇特的山川风物的同时，更深地去发现和开掘西部人独特的生存形态和灵魂世界，也就是西部人艰辛而伟大的浪漫，那么他的散文将会有更坚实的内容，更动情的力量，更深邃的意境！连增已经这样做了，相信他会做得更好！

1989年3月

# 目 录

西部浪漫的真谛 (序) .....	陈柏中 (1)
甜甜的土地 .....	(1)
红柳桥漫记 .....	(7)
白鸥图 .....	(13)
雪的咏叹 .....	(18)
“皮恰克”的魅力 .....	(23)
别了, 我的小镇 .....	(28)
雪谷行 .....	(33)
他们永远年轻 .....	(36)
夜宿“西湖” .....	(44)
镶在天涯的珍珠 .....	(52)
醉览月光湖 .....	(58)
沙漠之光 .....	(65)
喀纳斯湖掠奇 .....	(70)
在哈森与加米拉的故乡 .....	(82)
阿勒泰一条街 .....	(88)



克朗河之晨 .....	(91)
访桦林公园 .....	(94)
大漠奇观 .....	(97)
《玛纳斯》以外的歌 .....	(112)
万水千山总是情 .....	(137)
闯进都市的凤凰 .....	(161)
跋涉者的足迹 .....	(174)
非凡的跨越 .....	(189)
新潮在这里涌流 .....	(199)
红山的诱惑 .....	(208)
五彩路抒怀 .....	(219)
白云深处一支歌 .....	(227)
后记 .....	(233)

## 甜甜的土地

每次回内地探亲或出差，我都要选购几个哈密瓜或几包葡萄干，带给远方的亲人和朋友。

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感情，当我把这些为数不多的土特产品送到他们手里时，我总是得意地坐在他们身边，亲眼看着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直至脸上绽开惊喜和满意的笑靥。此刻，我仿佛觉得自己就象个孩子，往大人嘴里塞了一颗糖，大人吃得越香甜，自己就越兴高采烈。不过，我可从来没主动问过“甜吗？”这样的话，我要考验各位的“水平”，看他们将作出怎样的评价。

“甜哟，真甜，新疆的瓜简直比蜜还甜！”

这决非客套，而是发自他们内心的赞美。内地大凡吃过哈密瓜的人都这么说。这虽是意料之中的赞美，但每次我都感到极大的满足，并引为自豪。

怎么能不自豪呢？这驰名中外、别有风味的瓜果是从我们新疆的土地上结出来的。新疆，只有我们新疆才有这样的瓜果呀！别的地方虽也可以引种，但只能做到形似，却无法达到“神似”。记得，有一次我父亲把我从新疆带回去的哈密瓜吃过之后，万般赞赏，当时把瓜籽收藏起来，准备来年试种。第二年甜瓜果真结得象冬瓜那么大。他们满以为成功了，便把亲朋好友邀来品尝，结果切开一吃，瓜味竟清淡如水。这件事，一直被我们传为笑谈。

不过我也明白，说新疆的瓜甜，也不是每一个瓜都一样的甜，偶尔也会碰到不那么甜的，甚至还有苦涩的或带酸味的。我带回

去的瓜就遇到过这种情形。可我硬是不服气。看到有谁吃着吃着，突然摇了摇头，我便立刻站出来辩解，说那不能代表“新疆水平”。接着，便拿出另一个切开，送到他们手里……

我为啥要这样做，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情，也可以说是一种由自尊心而产生的偏爱吧？我不知道这种偏爱的价值如何，好还是不好？是好坏兼而有之，还是利多于弊？但我确信，一个人只有当他在那里洒下了汗水，并同那里的土地融为一体，直至无法分离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由衷的偏爱之情。

二十八年前，我们一千二百多名河北青年志愿报名奔赴天山脚下。说是去“安家落户”，但我们心里都明白，故土难离，叶落归根，新疆终究不是我们的根基，迟早要回到故乡去的。可是，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一经投身到生活的洪流中，一切就由不得自己了。天山，这位豁达而温柔的母亲，虽然那时她还很瘦弱，但却是那样慷慨无私。她向我们敞开巨大的胸怀，让我们尽情吸吮她身上的甘甜的乳汁。多少颗年轻的心不知不觉地被她溶化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西进途中的那些欢乐的日日夜夜。每到一个地方，使我们陶醉的，不仅是那飘香流蜜的葡萄瓜果，更有那不断朝我们挥动的花帽、动人心弦的手鼓、飘然起舞的身姿。吐鲁番的狂欢之夜，几百人围成一个大圆圈，我们和维吾尔族父老兄弟同歌共舞。每一次联欢都是一首甜甜的诗，让人一直甜到心里。难怪一位同学在诗中这样写道：

新疆的瓜果甜如蜜，  
新疆的每一块土地，  
都是甜甜的。

甜甜的，一切都是甜甜的。但这毕竟是诗的语言。当我们被分

配到生产建设兵团的一支建筑工程部队时，我们面前除了丛丛芦苇，就是片片碱滩，没有树木，没有鸟语花香，土是咸的，水是苦的。夜晚躺在四壁透风的小土屋里，梦倒是蛮甜的，那是回到了可爱的故乡。但挂在工地指挥部墙壁上的那张水利工程示意图告诉我们，那些甜甜的绿洲是前人用心血和智慧所凝成，而新疆还有多少没有开垦的处女地，等待我们用汗水去浇灌、去滋润；还有多少穷山恶水等待着我们去改造、去美化。我们没有理由享受别人用血汗酿造的蜜汁。

于是，我们沿着老一辈踏出的小路，奔向荒原深处。在那里安营扎寨，拦河筑坝，修建水库。当时的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我们靠肩挑、车推，运来黄土，筑成几公里长的大坝，把天山雪水拦截起来。当我们看到滚滚雪水按照人们的意志去滋润万顷荒原时，我们心里是何等甜蜜！

于是，我们冒着漫天风雪，登上天山之巅，劈山凿石，为各族人民架设沟通南北疆的幸福路。我们饮冰雪，睡石床，爬崖跳涧，攻下落羊崖，打通冰大坂，穿过沼泽区，使天堑变为通途。当人们踏上雪路云程，横越天山南北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何等幸福！

于是，我们顶着酷暑和风沙，进入“百里风区”，铲平沙丘，填平沟壑，让兰新铁路插上翅膀，日夜不停地向西延伸，延伸。当我们听到火车进入新疆的第一声长鸣时，我们又是何等喜悦！

生活的风帆载着我们转战南北，驰骋东西。我们的青春象一滴滴露珠无声地渗进新疆的大地。我不知道自己这滴露珠对于滋润广袤的大地是否曾经起过一些作用，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新疆这块甜甜的土地怎样滋润、哺育了我们。

水利工地上那一间间排列得非常整齐的小土屋的确是十分简陋的。它半截在地面之上，半截在地面以下，屋顶则是涂满泥巴

的芦苇。当我第一次住进去的时候，我曾经觉得那么可笑，也曾不止一次的皱过眉头。可我哪里知道，一张张水利工程设计图纸正是从这儿诞生的；一份份施工计划是在这儿制定的；一份份文件也是在这儿起草打印的。那些曾经把青春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老同志，如今又在这样的小土屋里为人类酿造着甜蜜的事业。每天从工地上回来，他们就在这阴暗的土屋里工作、学习，愉快地生活。在那些日子里，他们给了我们多少温暖和爱抚啊！一套套军装，一顶顶皮帽，一双双大头鞋，甚至连平时节省下来的毛巾、手套、口罩也送到了我们手上。他们送给我们的岂止是衣物，不知寄托着多少殷切的期望和鼓励！和我同宿舍的那位老同志当时已年近四十，还没有成家，他拿出津贴的大部分买了书，每天同我们一起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他鼓励我拿起那支沉重的笔，讴歌水利战士的生活，塑造水利战士的形象。我的第一篇稿子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他笑得那样幸福，那样开心。到了天山筑路工地，又是他亲自动员我到工地小报当编辑。在同样简陋的小土屋里，他和我面对面地研究报道计划，怎样采访，怎样把报纸编排得让战士爱看。

小土屋是我的生活起点，它不仅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知识和力量。

我不会忘记筑路工地上教我打眼放炮的那位令人崇敬的老班长。战争年代，他曾多次光荣负伤。但是满身伤痕没能动摇他对美好的未来的追求。为了加速工程进展，他潜心钻研爆破技术，创造了“翻天锤”打眼法，十二磅的大锤在他手里象耍流星，一口气抡打一千次，被誉为“千锤能手”。他不仅教会了我抡锤打眼的要领，更使我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一旦有了崇高目标，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将会焕发出何等巨大的力量。

我同样不会忘记那些一次次向我伸出温厚的双手的维吾尔、哈萨克族父老兄弟。有时虽只是萍水相逢、或偶然相遇，却让人

终生难忘。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也记不清那位维吾尔族大叔的名字了，但他那张布满皱纹的慈父般的面孔却铭刻在记忆中。那年初春，我和一位同志到伊犁出差，步行到水利工地执行任务，途中不幸受到暴风雪的阻击，迷失了方向。当我们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是那位放牧归来的大叔把我们从雪窝里拯救出来，搀扶到他的家里，给我们烤干衣服和鞋袜，又给我们烧茶做饭。语言的隔阂没有使我们感到丝毫的陌生，心里却充满了阳光……

比起生活给予我们的，我们付出的那一点点露珠的确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但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不仅没有悔恨，没有惋惜，相反地，我们的心里除了甜蜜之外，似乎还有一种难以捉摸的神圣感。

怎么不是神圣呢？新疆这块甜甜的土地渗透着一代人的心血，也凝集着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而在这甜蜜、神圣的事业中，同样也浸进了自己的心血，浸进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当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就是新疆大地上的一撮土、一滴水、一棵草的时候，心里怎能不是甜蜜、不是神圣的呢！

“不想调回来吗？趁现在还年轻，叶落归根。”

回内地一趟，总会听到这类出自老同学、老朋友之口的好意提醒。在他们看来，新疆的瓜果固然很甜很甜，但漫天的风雪，蔽日的风沙呢？

我却默不作声，只是付之感激的微笑。叶落归根，难道新疆不就是我们的根吗？如果允许的话，我们的后代何不在“籍贯”那一栏里写上“新疆”两个字呢！

豆蔻年华，转瞬即逝。趁着还年轻，让那微不足道的露珠再多滋润一块土地不是更好吗？当故乡人吃到更香更甜的新疆瓜果时，他们将用更美好的语言赞美新疆。我呢，则会感到更大的满足和自豪。

也许这就是我的偏爱。我一向认为，偏见是不好的，但一个

人不能没有偏爱，没有偏爱的人就没有感情。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偏爱会不会改变，但对我来说，那也许是很困难的。

1982年12月

## 红柳桥漫记

也许是一种爱好吧，我一向把桥梁建筑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玩味。

记得，幼小的时候，父辈们常领着我们到一座古老的石拱桥下游泳，乘凉，摆“龙门阵”。望着那一块块凌空倒立的巨石，抚摸着那精雕细刻的石狮栏杆，真是打心眼里敬慕造桥的祖先。后来，随着视野的扩大，见的桥更多了：造型优美、体态轻盈的河北赵州桥；结构精巧、风姿秀丽的北京昆明湖畔的十七孔桥；气势磅礴、宏伟壮观的南京长江大桥……这些闪烁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光彩的桥梁，曾经以怎样的艺术魅力震撼过我的心灵啊！

可是，我这要说的却是另一种桥，一种既普通又很奇特的小桥：它不用一斤水泥、一截钢筋，甚至连一块石头、一根木料也不要，通身上下都用红柳和黄土结合而成，居然也能擎起千钧之力，让各种载重运输车辆来往飞驰，畅通无阻。人们称它为红柳桥。

诚然，比起那些素有名气的大小桥梁，红柳桥是微不足道的，它既没有宏伟的气势，也没有迷人的外观。然而只要了解一下红柳桥是怎样诞生的，想一想红柳桥所给予人们的启示，你就不能不为之激动，为之感奋，为之深思。

到过沙漠、戈壁的人，大都见过红柳吧。它是一种多年生的灌木，耐旱又耐碱，生命力极强。不管土壤多么贫瘠，环境多么



恶劣，只要有那么一点能维持生命的水，它就能顽强地生长起来，一团团，一簇簇，蓬蓬勃勃；你砍掉一丛，第二年又会生长出更旺盛的一丛。但也正因为这样，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怎么贵重，有的用它编织篮筐之类的用具，有的则把它当作烧饭取暖的普通燃料。怎能想象，一根根细小的红柳还能派上架桥的大用场！

可是，在这里，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缘的一个军垦农场，我亲眼目睹了用红柳架桥的奇迹。在全场十几万亩土地上，渠道密如蛛网，公路四通八达，而公路与渠道相交之处，都有一座跨度十来米的红柳桥横跨渠道两岸，把条田与条田、连队与连队联接起来。看着这景象，真使人宛若置身于江南水乡，而忘记这是沙漠的边缘。

我四年前随着一个农业参观团曾到过这个团场，至今，参观红柳桥的情景犹在眼前。当时正是夏收大忙时节，田野里车水马龙，一片喧闹。大家在林带里听完场领导关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汇报，便纷纷朝附近的一座红柳桥跑过去。尽管场领导详细介绍了桥的构造和科学原理，有的人还是将信将疑：一根根细如手指的红柳怎么能承受千钧之力的负荷呢？说来也巧，我们刚走到桥头，只见一台大型收割机从渠道那面开了过来。当收割机隆隆驶过桥面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那红柳枝条组成的桥架。谁知，桥身竟象混凝土浇灌而成的整体，纹丝不动。于是，大家轻轻地嘘了一口气，脸上绽出惊喜的笑容。

“哈哈，不相信我们的“土钢筋”吗？放心好了，它是经得起考验的！”

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朝桥头走了过来。他捋着裤管，肩扛一把闪闪发亮的坎土曼，一张又粗又黑的大脸挂着汗珠。经人介绍，才知道他就是这个团场负责基本建设的赵副场长。四十年前，他曾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部队进